

长篇小说

郭新和洪中



刘潮涌 王才兴 著

序

《牛洪和郭芳》共八章、六十余万字。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新中国诞生后，在党的培育下，以牛洪为代表的可歌可贺的一代新人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过程。为广大读者塑造了一批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典范。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写照，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仍能给读者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重要的启迪。一个人的进步，在任何坎坷的岁月、艰难的环境，都离不开刻苦学习、艰苦创业、简朴的生活以及对事业的献身和执著追求的精神。牛洪和郭芳就是以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，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，在他们身上，闪跃出青春的火花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《牛洪和郭芳》是仁怀县第九届人民政府县长、中共仁怀县委副书记刘潮涌同志和县农委副主任王才兴同志，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。他们从一九七一年起执笔，一九九二年脱稿，历时二十二年，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。为了收集资料，体验生活，不分春夏秋冬，不怕酷暑严寒，爬山涉水，深入基层，走访群众，投入火热的生活。他们的全部业余时间 and 精力，都贯注于小说之中，这种崇高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，真令人钦佩。

《牛洪和郭芳》是我院张兴贵老师精心帮助编辑完成的。读之有趣、学之有益，可谓当今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，在牛洪等老一辈革命青年身上，吸取营养。在华夏大地上，中国巨龙腾飞之际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贡献出自己的力

量,让青春的火花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!

刘潮涌和王才兴同志在公务紧张的百忙中,挤出时间创作长达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,费千辛竭尽全力,赞颂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新人的精神风貌,使我深受感动,特为之作序。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
贵州民族学院名誉院长 安毅夫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日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77)
第三章	(145)
第四章	(235)
第五章	(416)
第六章	(536)
第七章	(644)
第八章	(704)
后 记	(889)

第一章

阴雨连绵，笼罩着七碗架群山。解放军某团红九连分三路由桐梓、习水、仁怀向黔北高峰李家寨进击。

雾海茫茫，部队在又溜又滑的羊肠小道上吃力地盘山而上。这虽是一九五〇年的初冬，但在这海拔一千七百公尺的高原上，西北风吹得特别猛，只要停留下来，周身就有寒冷的感觉。

二排从仁怀出发，经过大半天的强行军，抵达白露岗，继续奋力向兴隆场爬去。

“啪！”

“乖乖，摔着没有？快起来。”

李排长听得背后“啪”一声，连忙回头，看见通讯员牛洪跌了一跤，一边说一边拉起了牛洪。

牛洪站了起来，摸着右膝头说：“没啥关系，摔了又爬起来。”

走在李排长前头的连指导员尹健雄，在路上站着了，牛洪刚走到他面前，尹指导员就弯下了腰，摸着牛洪受伤的膝头说：“小牛呀，咱叫你甬来，你硬要来，才走上半天路就摔了十多跤了，路还远着哩！”他转过身子，背向小牛，“来，我揸你上李家寨。”牛洪像受了欺侮一样，瞪着一对圆圆的眼睛，翘着嘴，挺着腰说：“指导员，就是摔了一百次也摔不着我。人矮离地近，摔了又起来。”

“好小子，真嘴硬。你的腿不是受伤了呀？再来几下，我看

你脑袋也会完了。哈哈……”尹指导员边说边笑，边指着小牛脚和头。小牛摸摸脚，歪着嘴说：“这些隔肚子都远，吃饭又不漏，再来十下八下坏不了大事。”“哈哈……”一阵笑声，飘散在凛冽的寒风里。

三棵古松中间，草绿色的帐篷灌满了西北风，象一把刚着地的降落伞。帐篷里放着四四方方的两排枯死的松树干，坐着尹指导员、黄连长、江参谋、一、二、三排的排长和几个班长。司号员小陈和牛洪担任警戒，周围还有几个战士巡逻。

黄连长站了起来，看了看大家疲倦的面容和搓着裤脚的泥腿，说：“同志们都辛苦了，三个排准时赶到。”他看了一眼手表继续说：“现在是下午六点，研究一个钟头。我先谈这次战斗任务，江参谋介绍敌情，最后请尹指导员把支委会的精神讲一讲，大家讨论一番，统一意见，统一布署，统一行动。”

三十来岁的黄连长，身材高大，个子魁梧，宽肩膀、方脸盘，笔直的鼻梁左右，一对黑得发亮的眼睛，炯炯有神，时而向左，时而向右，初次见面的人，只要看着他那双眼睛，都要怕他三分。他经过十来年战争的磨炼，体质非常健壮，是有名的机枪射手，许多干部叫他黄机枪。在今天一百二十多里的强行军中，他给卫生员郭芳揀药箱，替摔跤的战士揀背包。到达目的地后先是支委会，现在又是干部会，可讲起话来声音仍很宏亮。他说：“这次作战任务，是消灭在仁怀、桐梓、习水三县边区结合部的，也是三个县最大、最凶的最后一股顽匪。由于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，不断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，战争也烧到了鸭绿江边，战士们个个写了申请，要求抗美援朝，奔赴朝鲜保家卫国，同朝鲜人民一道，与美帝决一死战。我们的请战要求已经得到上级批准，但是，李家寨这股顽匪不消灭，将给

仁、习、桐三县人民带来灾难。因此，团部给了我们三天时间，把这股顽匪消灭后即开赴朝鲜前线。”浓雾笼罩的松树林，沉寂得象没有生命的世界一样，而黄连长的讲话，震撼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心，震撼着整个松树林，震撼着三个县边区的辽阔山岭。黄连长讲完之后，江参谋拉开了黑皮包，取出了敌情资料，翻开了地图，话匣子也随着打开了：“李家寨建在七碗架群山的主峰峰顶，从山脚到山顶约 500 公尺，四周的山峰，离主峰最近的一个也在一千公尺外，山脚没有人家。主峰的东、南、西三面，坡度很大，山腰多数在 60~80 度之间，山顶处可能在 85 度以上，几乎垂直。北面是悬岩。”他把左手掌一斜，“你们看，成这个形式，根本不能上人”。他用右手从门口指向李家寨，只见茫茫雾海，把七碗架群山覆盖得严严实实，在蔚兰色的天空下，一条长长的白带从遥远的东边伸向无际的西边，远看似银河，近看似大海。而在这白带与兰色的交界处，一个成月形的黑点突了出来，把茫茫雾海，蔚兰天空联结起来。江参谋收回右手：“李家寨主峰顶部约八千平方米，东西长约 1200 米，南北宽约 70 米。匪众 500 余人。据顶建寨，十来挺机枪，三百来支步枪，弹药充足，粮食生活必需物资，可维持两三个月，有一个天然积水池，可供饮用。主峰上还有石碉堡两座，暗堡若干。从东向西，有三道成月形的石围墙，墙高一丈五至两丈。入围墙三道大门，成三角形，门与门之间用砖隔成巷道，入第一道门后向左拐，朝西北，然后向右拐朝东北。第一道围墙处，栽有密密麻麻的阎王刺，老乡说蛇都梭不过。第一道门是用铁皮钉上去的，子弹打不穿。敌情大概就是这样。”

尹指导员慢慢站了起来，接上了话头：“黄连长已把任务交待具体，江参谋情况介绍得详细，支委会讨论的重点，是三天时间能否拿下李家寨。我要求同志们就在这上面做文章。党

支部分析了敌我情况之后，决心在三天之内拿下李家寨。有了决心，还要有方法，就是战术嘛。支部认为，对这样的敌情和地形，强攻会带来重大伤亡，围攻最好，围他两三个月，不让他下山，使其弹尽粮绝，自取灭亡。但时间只有三天，又不能用围攻的办法，那就只有用奇袭的办法了。怎样奇？怎样袭？这就靠我们因地制宜，发挥集体的智慧，依靠当地群众。”

奇袭李家寨的具体计划，在这个降落伞似的帐篷里拟订了。

李家寨是仁怀北部大恶霸地主李峰的“天堂”。他凭着占据农民大量的田产，养着一班狗丁；又凭着他弟弟李波在国民党军队当营长，同县长、专员打得火热。兴隆乡历任乡长，要恭恭敬敬向这个怀北一霸“朝贡”，保甲长更不用说了，便是他养的家丁一样，随叫随到。不用说，这自然是劳动人民的“人间地狱”。就这样，李峰兄弟俩依仗着自己的势力，横行乡里，任意残踏，奴役老百姓。

全中国解放了，整个贵州解放了，仁怀、习水、桐梓三县也建立了人民政权。现在解放军来到山下，意味着什么，李峰兄弟和伪专员卢杰是非常明白的。李峰这个矮胖子，三角脸，勾鼻梁，斜吊眼的土霸王，早在十五年前就杀害了长征时流落的几十个红军。自去年仁怀解放以后，他趁我尚未建立政权之机，组织武装土匪，伙同遵义专区伪专员卢杰，多次窜扰仁、习、桐三县结合部的许多区、乡，打家劫舍，伤害良民。虽然被我解放军几次追剿，但他凭借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和熟悉的地理条件，躲进深山，至今元气未伤。解放军来到山下，不得不使李峰也要研究一番。

李家寨的客厅里，香烟的烟雾在上空缭绕，长方桌上花瓶里的山花，收敛了笑容，就象每一参加会议的人的苦脸和一颗

颗憔悴的心。然而，上方虎皮太师椅上坐着的卢杰专员，虽然脸上发出惨白的光亮，看去却挺有精神。他嘴里刁着一支香烟，吸了一口之后，又仰起头吐烟圈，悠然自得，象这个世界还是他的一样。他竭力用这种镇静的外表，掩饰内心的不安。前一个月，他的弟兄——习水县的一股顽匪在东皇店被解放军歼灭以后，他每天都在寝室里踱来踱去，搔头抓脑，局促不安，不时站在窗口，望着云山雾海出神。解放军来到的消息，犹如晴天霹雳，他知道在几日之内，他将同李家寨一起灭亡。昨天晚上，他曾提刀自杀，被娇妻美丽的面容和悲伤的哭声所阻；半夜，他起床沉思：他面前摆着的是专员的委任状，然而下面都叠着省长、中央部长之类的委任状和叠着不少的黄金、白银等万贯家财。他找到了自慰的力量，在这即将毁灭的时刻，用几百人的性命进行最后的赌博。所以，他振着精神，亲自主持了这个苟延残喘的会。

参加会议的匪众已先后入座。李峰兄弟分别坐在卢杰两侧的豹皮太师椅上。卢杰那死灰色的眼睛巡视大厅之后，向李峰看了一眼，李峰会意，立刻站了起来。

“有劳诸位，请雅静，请雅静。”李峰一打招呼，会场马上静了下来，他接着说：“探子来报，共军于昨日到山下扎营……”一阵耳语和骚动，“但人数不多，不必庸人自扰，现请专员发表高见，共谋击败共军之策。”随即坐下。

卢杰专员站了起来，两肩一耸，向后一推，美国空军呢的大衣掉在虎皮太师椅上。他那死灰色的眼睛巡视着每一个人，客厅静得象寂静的夜。他慢吞吞而又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明末顾某这话，对鄙人有很大教益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接着加快语气，“诸位，尔等党国栋梁，当务之际，将何以对之？现已兵临城下，应当机立断矣！或做顶天立地的巨人，为

党国捐躯，浩气长存，流芳千古；或丢枪举手，跪于赤共之下，那将千夫所指，遗臭万年……”他呷了一口茶，又点燃一支香烟，以抑制内心的矛盾。他知道这一席话完全是骗人的。早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，他就认为整个世界都完了。不过，那张盖有宋体方印的委任状在鼓励着他。于是，在解放军攻破湖南衡阳，贵州也无险可守的时候，他带着一帮忠实的走卒和金银财宝潜伏到仁、习、桐三县交界处的险要之地，以图挣扎、反抗。几个月的时间转瞬过去，仁、习、桐的顽匪相继被解放军肃清。美帝侵朝战争的爆发，又使他感到有了新的希望。他认为，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，又有英、法等国朋友。共产党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，已精疲力尽，不堪一击，尽管有苏俄支持，但只要美国占领了朝鲜，进兵东北，台湾相继反攻，南北夹击，共产党在短期内就会灭亡。如果苏俄插手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很快爆发，中国将成为一个大战场。那时，我卢杰在共产党后方建立了根据地，逐步扩大了地盘，夺取几个城池，待反共胜利且不是赫赫有名的英雄嘛。那时候，我才光宗耀祖，飞黄腾达矣！于是，他放开了嗓门：“弟兄们！刚才我把局势估计得过于悲观，有损诸位士气，见谅、见谅。据三路来人报告，共军只一个垮杆连，没有任何重武器，又是初到此地，地形不熟，给养困难，而我军居高临下，人熟地熟，有充足军需。本寨有三道防线，寨上明碉暗堡，兵强马壮，以逸待劳，几十个共军敢上寨侵扰，犹如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。望弟兄们众志成城，英勇善战，不消一日，定灭共军于寨下。何击何防，请诸位发表高见。”

“专员高见，专员高见。”李峰接着说，“此次来犯者，乃红九连，红者，善于白天进攻。敝寨地处云海，大雾弥漫，无昼夜之分，可减弱共军活动能力。我寨地形险陡，又值连绵阴雨，天

溜地滑，寸步难行，不用以枪还枪，以弹还弹，就凭我多年准备之橇石滚竿，也要叫共军死无葬身之地，还有吾弟那双手，”……他向坐在侧面的李波一指，扬扬得意地举起了两只手，做着板机的姿势，“一百公尺以内，百发百中，弹无虚发，五匣子弹，这一百共军不就完了吗？！”他情不自禁地伸出了食指（表示一百），脸上露出狞笑。

“共军一向凭以少胜多著名，我们不能因地熟、人多而轻敌，更不能把共军说得一钱不值，一击即退，依鄙人之见，还是慎重为好。”这股土匪的参谋长、李峰的兄弟李波慢吞吞地说了几句，会场的气氛变冷了。卢杰当然知道这些话的份量，反将一军：“老弟的高见如何？”李波根本不理解这是卢专员将他的“军”，他听不出话中的话，更不懂话外之音，反而认为得了赏识，滔滔不绝，说了起来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共军虽然百来人，但志气勇猛，具有大无畏牺牲精神，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……”李峰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道，忽地站了起来：“此乃长敌人之志气，灭我之威风……”李波虽然不服气，但看见他哥哥李家寨的总司令火了，为顾大局，顺势而来：“且慢，红九连善于白天进攻，我们就反其道而行，先发制人，出其不意。今天晚上分兵三路下山，每路攻他一个排，其中两路攻左右，中路用一个连的兵力，给他一个下马威，连攻三夜，岂不灭乎？”

“妙哉”，“远谋”，在一阵赞扬声中，参谋长含笑就座。

司令征得了卢专员的同意后，发布了作战命令。

夜，死气沉沉，在这高寒的云山雾海之中，听不到犬吠，就连虫声也没有。

夜，黑得如漆桶一般。大白天都看不到五十公尺开外的一切，何况这是冬月下旬的夜晚。

解放军指导员尹健雄带着一班人，向着高山的一点火星——李家寨主峰摸去。他们在这个光秃秃的山背上，慢慢地、吃力地爬行着。山风雾气给人们增加了寒意，但指导员他们的汗水都从每根毛细管里冒了出来。他们摸了半个多钟头，仿佛看见了黑糊糊的围墙，间或能听到人声，这对富有战斗经验的指导员来说，可以判断目标不远了。他拿着吊在脖子上的望远镜，面对着这人间地狱，他恨不得立即下达进攻命令，炸毁这罪恶的牢笼，让穷苦的老百姓站在这高高的山顶上，享受共产党、毛主席雨露阳光的沐浴。然而，围墙上蠕动的黑影，证明敌人是戒备森严的。他想到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的嘱咐，老尹呀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千万别冲动，一定要耐心，冷静。于是，他命令同志们隐蔽警戒，待观动静。

“咔嚓”。寨门开了，一个接一个的黑影在往山下行动。

“自投罗网”，指导员这样想。牛洪在指导员身后，听见寨门响就揭开了手榴弹盖，看到一串黑虎虎的敌人，他咬了咬牙，轻轻地说：“把他……”“干掉”二字还没有说出口，就被指导员一手捂住了嘴巴。幸好，当小牛说话时，一个匪兵摔了一跤，枪在石头上碰得咣啷一响，牛洪说话的声音才没有被敌人听见。

匪徒们听说共军来了，早就有九分恐惧，但为着“袁大头”，在匪官的强迫之下，还是壮着胆子在黑夜出发了。临行前，司令讲得明白：“消灭一个共军，奖银元三块，活捉一个共军，奖银元五块，打死共军军官，活捉共军军官，按官职大小，按一、二、三倍奖给。

长长的黑影到了半山之后，分三路向解放军驻地扑去，其中，中路人数最多，有整整一个中队。

敌人走远了，指导员把大家集合在一起，布置战斗任务，

他说：“同志们，三堆篝火把偷袭的敌人诱下山去了，现在我们的任务，就是把寨上和山下的敌人隔开，堵死寨门，不让敌人援兵下山，使得已经孤军深入的敌人乖乖进入我们摆的迷魂阵。如果下面的敌人逃回来，我们就要把他赶下去，上下夹击，叫他有去无回。各人找好隐蔽的地方，枪口对准寨门。”指导员的话虽然说得很轻，但战士们听了却非常高兴，这一班人很快就消失在黑夜中。

“轰隆！”“轰隆！”“叭”“叭！叭叭！”一阵地雷的爆炸声之后，紧跟着一阵枪声。

“轰隆！”“叭！”“叭叭！”

“轰隆！”“叭！”“叭叭！”

地雷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交织在一起。

“轰隆！”“轰隆！”“哒哒哒……”地雷爆炸声之后，机关枪吼叫了起来。

三路匪军都先后踏响了埋在篝火附近的地雷，埋伏在山上的少数解放军，把匪徒们打得晕头转向。

“妈的、空城计，快退。”参谋长率的主攻中队，先到了中路目标大松山，扑了一个空，惊讶地叫了起来。

“且慢，共军鬼计多端，恐回路有埋伏，我们绕道左边小松山，那里正打得火热，我部从后面过去，前后夹击，十个打一个，叫共军有翅难飞。”副参谋长像很有把握一样，向李波显示军事才能。李波在忙乱之中，也认为参谋出了个好主意，命令部队向左路去。

小松山高地，在李家寨主峰左侧，解放军在这里驻了一个排。夜幕降临，部队在周围埋下了地雷之后走了。山上留着一个班长，两个战士，他们只有一挺轻机枪，一支冲锋枪、一支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。篝火点燃之后，三十多个匪兵来了，土匪

企图四面合围，恰恰踏响了周围的地雷，伤亡过半，再也不敢越过雷区半步，就在对面山上同三个解放军对射起来。打了半个钟头，小松山的背后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战士们知道，是敌人的援兵来了。这就是李波带的中路匪徒在大松山扑空后转移过来的。班长顶住小松山对面的敌人，机枪射手向着背后的土匪猛烈射击。两面的敌人都在往山上冲，三个战士奋勇抵抗，子弹快打完了，敌人虽然伤亡惨重，仍然冲了上来……五十公尺、四十公尺、三十公尺、二十公尺，“投”！班长一声令下，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，几十颗手榴弹投完了，敌人又冲了上来，班长下令了，“撤”，三个解放军消失在雾海丛林之中。

匪兵蜂拥而上。一个匪兵说：“神兵，真的是神兵！”“啪！”李波怒气冲冲，一记耳光打在那个匪兵脸上：“跟我搜。”匪中队长马上献计说：“参谋长，我们中了共产党的口袋计了，快撤呀！”“管他妈计不计，老子累了，歇歇再计。”李波怒气未消，顶了匪中队长一句。

松树岭右路目标，敌人很容易就取“胜”了。他们踏响了所有地雷，弃尸十余，还被解放军的机枪击伤了几个。这个阵地上，也同左路和中路一样，只有三个解放军，他们把敌人引来之后，早就走了。匪徒们还在山上，一时拿不出主意，分队长发起牢骚来：“半夜三更下山来，不是送死吗？共军的锅巴哪有烙糊的，妈的，真是瞎参谋。”

“先生，我…我…我是好人。”

“你是好人，半夜三更往哪里去”？

“他们…他…叫我送…送信…”，

“信在哪里”？

一个黑影从寨上下来，被指导员们抓住了，他是李峰的长

工，对山下各条路线非常熟悉，所以，喊他送信下山。

尹指导员接过信，用手电藏在衣襟里看：

波弟：

喜闻枪声频传，想必正围共军，若需军援速告。

杰、峰，即

尹指导员看过信后，对同志们说：“寨上敌人正需山下情况，不久山下土匪必然要送情报上来。先把这个送信的嘴巴堵住，拴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抓住下面上来的土匪，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嘴巴，喊开寨门，直捣土匪心脏。如果被敌人发现，就炸毁寨门，便于下次进攻。现在大家把帽子翻转戴，用白帕子把右手臂扎起来，作为记号。炸药包也准备好，伺机向寨上出动。”

“什么人，口令！”

“勇敢！”

“老子叫你去见娘，打！”

迷惑在松树岭的右路匪众，害怕再中解放军的计谋，只好回寨请罪，谁知走到山脚，却碰了解放军的伏兵。黄连长一声令下，密集的枪声已把土匪吓破了胆。匪分队长看到弟兄们倒下去了。生怕子弹穿到自己的身上，他顾不了后来将会怎样，带着身边的几个人逃之夭夭了。

松树岭附近突如其来密集的枪声，使李波摸不着头。小松山上的百余匪徒也惶恐不安，匪中队长说，共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不知道，到现在没有发现共军的踪影，刚才松树岭枪声密集，可能是我们右路碰上共军了，因寡不敌众，撤走了，所以枪声也很快停了下来，看来共军正在迂回我退路，在我回寨时伏击……”李波在匪中队长的启发下，又要表现自己高明，哈哈笑了几声，抢过话头：“共军这一着，姓李的早就猜

透了”匪中队长接着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李波似有把握地分析说：“这里当然不是久留之地，眼下回寨要吃大亏，共军自然在途中伏击我。现在我就来个将计就计，派一个分队上山，如途中碰上共军就正中吾计。马上派两个人先上山准备，然后再叫这个分队回寨，当这个分队在途中遭到共军伏击，援军下来，我奋力攻上去，共军两面受击，岂有不败之理？弟兄们，如何？”李波洋洋得意，周围的匪众也赞口不绝。

古今中外的兵书，认为一次战斗的胜败，乃至整个战役的成败，有两条重要的经验，一条是勇敢，二条是智谋。一个优秀的指挥员，往往被誉为智勇双全，道理也在这里。土匪和久经战斗的解放军相比，确实不可比拟。但是，在战斗上重视敌人，也是一条成功的经验。黄连长在松树岭背后山脚歼灭了几十个土匪之后，必然要对小松山的敌人采取行动，小松山左侧有一条山脊，斜卧于从小松山回寨或向西的通道旁，解放军早已在上面放了一个排，如果李波下山时沿山脊而下，将在这里遭到伏击。李波却走大道直奔大松山转到小松山中中了“空山计”。黄连长他们分析过，李波中了“空山计”后，根本谈不上主动找我交手，而是择路回山。他们回山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沿下山的老路回寨，这样他必然遭我伏击，打他个“牛吃水”，如他绕道从西边回寨，我们就向东靠，偏高一点，他西我东，他位置低，我位置高，给他一个迎头痛击，如果查明是大队，立即升起信号弹，原来埋伏在山脊上的部队涌下来，前后伏击，土匪不被歼灭也只有躲进丛林逃命了。

两个熟悉小道的土匪，揣着李波给卢杰专员和李峰写的信出发了，约半个小时就到了寨前。尹指导员看见两个黑影，他同两个战士一窜就到了两个土匪面前：“不准动！”，枪口已

抵在两个土匪胸口上。两个土匪还认为是他们的人，连忙称：“勇敢，勇敢，不要误会。”尹指导员说：“我们是解放军”。土匪一听解放军三个字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尹指导员们面前：“长官，饶命，我们是送…送信的，信在这里。”一个土匪边求饶，边拿出李波写的亲笔信：

专员先生并吾兄：

下山扑了空，现不知共军所在，估计意在途中伏我归寨，弟拟派一分队先行回寨，如途中遭共军伏击，望二兄即发兵百众从上往下压，弟往上奋力进攻，上下夹击，即可灭共军于寨前。

小弟波笔

现在，尹指导员已完全掌握了敌我双方情况，究竟是自己先开火，还是让敌人钻进黄连长的口袋再下手？经过一番熟虑，他确定先发制人，打乱李波的预想，造成他精神上的混乱，便于黄连长一举就歼。尹指导员押着两个土匪，摸到了寨门前。

“口令”，守门土匪问。

“勇敢。”“老五，是我们送信回来了，请把门打开。”一个被押土匪回话。

“是你龟儿子哟，”守门土匪接着开了寨门。

“不许动”，“不准动”，“举起手来”。尹指导员们把几个守门土匪的枪缴了，捆了起来，接着进行了详细的审问。

夜，静得象死神一样。夜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卢杰夫妇和李峰，在客厅里坐着出神：部队下山之后，只听得两次激烈而短暂的枪声，现在为何这样寂静？送信下山的人，为何一去不回？山下的情况为何现在还没有送上来？三个人的脑子里，装满了无数的疑问符号。现在急需的，就是山下的情况。卢杰终于打破了沉寂，开口说道：“贤弟，估计山下情况不妙，共军